

禹貢匯疏

禹貢滙疏卷四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胤京全計胤武

海岱及淮惟徐州

傳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林氏曰一州之境有

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

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

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疆境始別也 爾雅濟東

曰徐州李巡云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

徐徐舒也

詩譜魯少昊摯之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成王封
周公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
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虛封微子
啓宋公爲商後其封域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
豬之野 李白曰風姓之後國爲任城在禹貢則
南徐之分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三縣任城當其衝
東盤瑯琊西控鉅野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徐州
之域春秋時宋滕薛小邾偃陽之地六國時屬楚
秦并天下爲泗水郡 杜佑曰周併徐州屬青州

今分入兗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爲名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兼得宋齊吳之交秦并天下置郡此爲泗水瑯琊之西境薛郡漢又加置東海郡武帝置十三州還以其地爲徐州後漢因之 史記貨殖傳云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 漢地理志魯地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陽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濟陰定陶詩

風曹國一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

後

漢郡國志徐州刺史部郡國五東海瑯琊彭城廣

陵下邳 馬端臨曰漢時爲東海臨淮山陽魯郡

而瑯琊郡南境泰山郡南境沛郡東境附焉國則

楚泗水 唐地理志河南道古青州城宋碭山徐

宿析徐鄆曹爲大火分兗海沂泗爲降婁分濠鍾離

郡爲星紀分河南採訪使領之 杜佑曰古徐州

唐爲彭城徐臨淮泗魯郡兗東海海瑯琊沂五郡

並屬河南道 宋京東東路則沂州淮揚軍京西

西路則襲慶

本兖州

東平

本鄆州

二府徐單二州淮南

東路則宿海泗三州漣水軍

班固配十二次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

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

費直起奎六度
蔡邕起奎八度

陳卓京

房張衡並云奎婁胃魯徐州 春秋元命苞曰天

氏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 春秋緯文

耀鈞云徐揚之州屬權星

星經玉衡第一星主

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瑯琊

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

武夷熊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

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

勝也徐卽魯境地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

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鷙悍

自負劉項起於豐沛朱全忠亦錫山人淮夷徐戎

皆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慎也 孔平仲曰

楚地博大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

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

湖南兩浙是南楚也

文穎曰彭城故東楚項羽都之謂之西楚孟康曰舊名江

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王玄謨曰彭城南屆大淮左

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後山陳氏曰南守

則畧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江於兵家爲守攻之

地蘇氏軾曰徐州爲南北之襟要其地三面被

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

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

箋按兗青徐壤地相錯商并青於徐周并徐於青

國朝兗青並隸山東省爲郡而徐爲州係南直隸

所轄又考禹時淮北爲徐州淮南爲揚州周淮北

爲青州春秋時淮北爲魯爲齊爲宋南爲吳後屬
越越後有淮南及楚東侵泗上而淮之南北皆爲
楚矣 晉分淮北爲北徐州南爲南徐州見南畿
志又按晉謝玄旣敗苻堅次彭城平兗州用督護
聞人襲堰呂梁水以利漕運徐州運道自此始也

考一統志古徐州爲今直隸徐州

古大彭國兗
封箕鏗于此

而兗州府爲徐兗二州域 鄭氏晬曰今南直隸
徐州所屬淮安府海邳州所屬及桃源沐陽清河
安東山東之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

城蒙陰兗州府所屬金鄉魚臺城武單縣濟寧州
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
以淮爲界 曹學佺曰淮安府跨淮南北山陽鹽
城居淮南古揚州域海邳二州及清河桃源等七
縣居淮北古徐青二州域 章潢曰洪水之害淮
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
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革
徐州而東方爲無空也 漢揚雄徐州牧箴曰海
岱伊淮東海是豬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旣瀦

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按寰宇記云沂山及沂泗淮三水今在青州大野今在兗州一統志

云沂泗大野又俱屬兗州府地而徐裂矣

名勝志

于慎行曰余覽古圖經脉地勢所由高下蓋北紀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柏熊耳入於甌越江淮河濟東下如建瓴又岱宗獨立海上西向而揖羣山汶洸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於海其狀若負辰云往河流燕齊間由岱之北挾

濟入海今徙徐方傾反出岱嶽南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 徐州志曰徐之東沁汴汶泗諸水合流又河爲運道南北二京之衝而東連海岱西走關梁蕭碭豐沛附屬于外隱然如玦缺者此水也 汴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按一統志汴河源出河南滎陽縣大周山東流至中牟縣入黃河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入黃河又按漕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北徙則與沁合中都 丘氏濬曰彭城志云汴水出滎澤縣廣武山

乃南北之要衝在今日則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南出數百里則爲 帝鄉 祖宗陵寢所在

請於此處立爲大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一方盜賊亦藉是鎮遏之則宗社安如磐
石矣 唐樞曰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於揚州臨
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
寧爲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爲之
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
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淮沂其乂

傳二水已治

釋詁云
乂治也

疏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

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淮出桐栢山發源
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
得其治故於此記之 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

其浸沂沭音術周無徐州兼之於青青卽徐也 水

經曰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瑯琊臨沂縣東

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鄭

玄云沂水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

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山一作泉

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

故東苑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許慎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西入泗俗謂爲小沂水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

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

泗謂之小沂水也

水經注又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

齊乘曰

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按今蒙陰縣東北地名南

河川小阜下有泉

疑臨樂山

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

山有泉東流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沂水過馬頭固南流逕

蓋縣故城又南至沂水縣城西桑泉水西來入焉
通名汶河東注沂沂水又南至沂州城東小沂水
西來入焉小沂出蒙山西東過費縣神山納祊水
至沂州城北入沂沂水又南分流入三十六穴湖
東通沭水沭東沂西夾山而行山峽間有池俗云禹鑿沂水由三十六穴湖貫此峽口與沭相通又南至沭陽縣入桑堰湖由湖東出入于海沭水至此正名漣水又南逕古郛
城又南至下邳入泗 金氏曰淮水出唐州桐栢
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
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

點浴沂之沂也海州沐陽縣有沂河口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爲最大此禹貢之沂也

〔箋〕治徐州水以淮爲主而沂次之此並舉淮沂勢若兩大至導淮云東會于泗沂便分主客矣 圖

經淮河四瀆之一在淮安府治西南五里許自泗州龜山東北流與汴河合東北入于海卽長淮也

中都志曰淮河在懷遠縣東南歷荆塗二山硤間乃神禹所鑿今名洪頭有巨石橫梗若門限每

冬水淺則見蓋未鑿之前淮水從荆山西麓迂迴以入于渦麓高水滙爲患故禹疏而導之使出二山間水乃安流梁武帝嘗於此堰之以灌壽陽又曰淮水出荆山之左塗山之右二山對峙爲一脉禹以桐栢之水泛溢爲害鑿爲二以通之今兩崖間鑿痕猶存 徐州洪志曰徐州洪舊名百步洪直州城東南二里許不知何人開鑿趙孟頫碑云徐州之水合於呂梁而入于淮近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爲岡巒

累累不絕水中橫石數百步其縱十倍高出於水
上者象人齒牙水勢少殺則悍急尤甚舟行幾於
登天凡東南貢賦皆道此其曰洪者洪水也有中
洪外洪裏洪 胡氏瓚曰沂水其源有二一出曲
阜尼山之麓在東南六十里西流至兗城東與泗
合注濟寧卽酈道元所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
雩門者是也一出沂水艾山會沂蒙諸泉與沂山
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卽地志所謂水出泰山郡
蓋縣艾山者是也

兗州府志曰沂河出蒙陰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艾山水經蓋縣

艾山卽此南流至沂水縣城西沂水縣志曰邳州東南六十里有直河以宣泄蒙沂諸山之水

皇輿考曰清河泗水下流源出泰安州經徐州至

邳州東爲直河境西爲沙河又南而下至縣西北

三汊河口分大小二清河達淮

淮安府志曰清河在邳州治西一里

許自山東沂州南流至下邳西南入泗河中都志云沙河卽潁水也

蒙羽其藝

傳二山已可種藝

疏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

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苒

故藝爲種也

後漢郡國志祝其有羽山注陸渚之山博物記云俗謂爲懲父山方輿勝

零云羽山在賴榆
其地有祝其城

詩奄有龜蒙蒙山與龜山相

連其陽爲費縣其陰爲蒙陰縣蒙羽二山淮水所

經也

考兗州府志蒙山在費縣西北羽山在郯城縣東北青州府志蒙山在蒙陰縣東山頂產

雲芝
茶

齊乘曰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

里邢昺曰顓臾王祭蒙山在東故曰東蒙羽山地

記在胸山縣西北九十里今所屬沂州東南百二

十里殛鯀山也前有羽潭左傳鯀化爲黃能入于

羽淵卽此

郭璞云羽山卽殛鯀處鄭氏曉云右登州蓬萊縣方勻云自州岸一潮渡海卽

至島島有五所

卽禹貢羽山

蘇傳二水旣治則二山可種

周禮樹蓳鄭氏註云蓳猶蒔也賈公彥疏樹是植木蓳是黍稷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穀生於五木汜勝之曰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淮南子曰先王之政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

蓄積伐薪木

箕山之可種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峨嵋以例餘州峨嵋江漢所出其山最高蒙羽非其匹也而爲淮水所經意其壤地沃饒亦畧有同者與經云徐田上中齊乘稱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粳鍾畝古稱瑯琊之稻元和志承縣界有陂十三所今沂嶧二州仰泲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跡則蒙羽爲沃壤可知今近徐諸山彌望荒麓矣 其藝

與既藝亦別既藝言已開墾其藝則可施功種藝也

大野既豬

史記作都

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

疏地理志云大野澤

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卽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 水經曰濟水東

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菏水北爲濟瀆酈道元

注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 曾氏曰

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大野濟水之所

絕禹時蓋在徐之西兗之東也周無徐故專屬兗
周必大曰濟水貫兗與徐居古九州之二其在
四瀆得天地質信寬徐之氣其澤曰大野是爲十
蕝之首 孫氏曰旣澤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旣瀦
向已爲澤今復舊也

箋大野或云西狩獲麟於此澤日記以爲南旺湖
今當以郡志爲確據 兗州府志曰大野澤在鉅
野縣城北濟水故瀆所入也亦曰巨澤南北三百
里東西一百餘里漢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

汪鉅野通於淮泗是也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
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五代以
後河水南徙滙於鉅野連南旺蜀山諸湖方數百
里齊乘曰鉅野今梁山泊也北出爲清河南旺湖在運河
兩岸卽鉅野澤東畔也蜀山湖在運河東岸卽南
旺東湖河紀云南旺河地特高汶水西南流至此
而分宋時與梁山濰水滙而爲一及泉河史曰
會通河開始畫而爲二漕渠貫之

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旣成乃建議設水櫃以濟漕
渠在汶上曰南旺在東平曰安山在濟寧曰馬場
在沛縣曰昭陽名爲四水櫃卽湖也漕河水漲則

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

漕河考云閘漕以汶爲主而諸湖輔之若蜀山馬踏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河皆輔汶南流者也 潘季馴

曰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當春夏糧運盛行正汶水微弱之時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以灌茶城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以灌臨清當其南也

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卽遇旱暵克有濟矣
李化龍曰南旺分水嶺據地之最高其北爲安山湖鉅嘉以北諸水注之而出於張秋其南爲南旺湖鉅嘉以北諸水注之而出於魚臺此天所以限南北也河決自河南之蘭陽以上經東長濇曹濮則橫截張秋爲運道上段之害夫是以先年有黃陵岡之役其策在以河避運河決自單縣以下則橫截穀亭沽頭而入昭陽湖爲運道中段之害

夫是以先年有南陽新河之役其策在以運避黃

南旺論曰禹治水時大野旣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矣

王氏樵曰雷夏小故曰旣澤彭蠡大故曰旣潞洞庭浩渺方八百里又非他比故特異其文曰孔殷

震澤震動難定故曰底定大野大于雷夏等故亦
曰既瀦

東原底平

〔傳〕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疏〕東原卽今之東平

郡 爾雅曰廣平曰原又曰可食者曰原 春秋

說題辭曰原端也平而有度也 〔蔡傳〕東原漢東

平國今鄆州在徐西北而謂之東者在濟東也東

平國景帝亦謂濟東國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徐無

涉〕濟之分流入大野而東

原在其東故謂以志涉

箋其又其藝語意相對既渚底平有相因意 今

東平爲州屬兗州府與鄆城縣相近鉅野爲縣亦屬兗州府轄云 兗州府志曰東平州唐太平節度所據自宋元來獨爲一路城東地肥饒蘆泉之沃頗宜梗稻其西安山陂澤當汶水下流畜而不能洩輒成巨浸

厥土赤埴埴草木漸包

傳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疏考工記用土爲

凡謂之埴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

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稊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稊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又曰赤赫也太陽之色也王氏樵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于生物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田第二賦第五

箋徐州土美故田第二凡賦卑於田者以壤地狹或人工未脩也胡氏瓚曰土黃爲上赤次之白

又次之青黑爲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墳膏起也青在壤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通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

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綺

暨魚史記自來魚索隱曰泉古暨字

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

王者覆四方

疏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

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
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
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
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潔清
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
爲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
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蔡傳〕徐州土赤而
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

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疏釋

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

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旌析羽

爲旌用此羽爲之

雉具五色而有文章故謂之夏
染者象之謂之染夏夏翟出于

羽山之賦
山以此名

賈公彥夏采疏云按爾雅伊洛而南

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

備成章謂之鷩此則夏翟之羽色夏卽五色也後

世無夏翟故鍾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師

曠禽經曰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張華注雉尾至

夏則光鮮也 左傳杜氏註五雉云西方曰鵠東

方曰鵠南方曰翟北方曰鵠伊洛之南曰翬

傳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疏地理志

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

胡氏墳云嶧是鄒嶧

京相璠

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山

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

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

嶧山北有絕巖秦始皇登嶧山令李斯以大篆勒

銘 郭景純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

以爲名禹貢作嶧莫其名也曾頌作繹取其義也
一名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陽魯繆公改爲鄒今
其地猶多桐樹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爲桐
林氏曰桐以向日孤生者爲良猶言孤竹之管陸
農師曰桐性宜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
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
生孤者尤難得也桓譚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
琴縉絲爲絃齊民要術曰梧桐山石間生者爲
樂器則鳴

〔傳〕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

〔疏〕石在水旁水

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

張澹巖論石品云靈壁出於泗濱本樂石所用書云泗濱浮磬是也碩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煙雨葱蒨之姿思溪近出於太末深在土中堅貞溫潤文質俱勝扣之如鐘四面皆可觀其姿裁明秀體氣高妙實出諸石之上視靈壁猶傖父也 荀卿

曰磬似水則磬以清爲貴傳曰輕清上浮則知石

之浮者其音清也 陳氏大猷曰磬聲清越取輕

浮者良 黃帝使伶倫造磬

通禮義纂

白虎通曰磬

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有親也此三有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鄭云淮水之夷民

疏蠙是

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

淮出唐州百餘里內淺而

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不復生珠矣今淮白魚

蘇傳詩有淮夷

知古者淮有夷也淮夷有珠暨魚如萊夷之有壓

綵 說文班夏書從賓從虫宋弘云淮水出班珠

珠之有聲者 淮南子曰蛤蟹珠龜與月盛衰又

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 張

華曰淵生明珠而岸不枯 述異記曰凡珠有龍

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越人諺云種千畝木

奴不如一龍珠越俗以珠爲上寶 南越志曰珠

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

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瑠珠瑠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磊螺珠磊螺珠之次爲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葱珠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 陳氏雅言曰

貢物不詳其地者一州所出皆可爲貢也獨徐之貢夏翟而必曰羽畎孤桐而必曰嶧陽浮磬而必曰泗濱珠魚而必曰淮夷指其物而詳其地者蓋惟此地所產爲善非徐州之產皆可充此貢也

傳玄黑縉縞白縉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

方言曰縉帛之細者謂之織 小爾雅曰縉之精者曰縞 新安胡氏曰玄織縞三色縉也

〔箋〕厥貢厥篚並指通州言貢物各詳其地不責以所無乃見聖人底慎意嶧陽爲鄒嶧泗濱爲今泗水縣自無可疑今桐與磬遺蹟尚存杜綰石譜以靈壁縣有磬山石產土中叩之有聲云卽泗濱浮磬旣曰產土中不得謂之浮磬矣淮夷徐戎見費誓不必以詩爲證也 此州制貢大畧並供禮樂之用 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 徐

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符合豈天

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

考徐州北二十

五里有赭土

山貢上卽此

雍大記曰耀州東五里有磬石山

山青石唐天寶中取爲磬其後郊廟樂遂廢泗濱

磬 曹學佺曰浮磬今泗水中無此石其下邳西

南磬石山在泗水南四十里采磬石以供樂府大

小聲皆清越

中都志曰文獻通考磬石山在泗

州玉海註下邳有磬石山古取磬地按靈壁東漢

下邳唐宋以來泗州也磬石山北距泗水五六十

一里禹時洪水橫流未必不經此山之下又曰泗州
名蠙城蠙珠母也淮泗所產故名 王氏樵曰蠙
珠近取淮夷與海錯義同大抵古人不貴遠物異
物任土作貢貢土所有惟服食器用故以金三品
瑤琨怪石球琳琅玕蠙珠橘柚之類雖唐虞時亦
已有之末流之濫乃有如今浦珠官荔枝驛騎此
如作酒爲祭祀而後人至以沉湎喪邦故明王投
珠抵壁而示弗貴周公之法羣飲者殺然周公何
嘗以商紂而廢酒致美乎韞冕何嘗廢飾也黑經

白緯曰織玄之用三爲袞以祭爲端以齋爲冠以
居所謂玄冠也衣有襦裳曰端所謂玄端也記曰
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織禫除
服祭名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作河云水
出山陽湖陵

疏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
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 水經注曰泗水出魯
卞縣故城東南桃墟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
徑尺餘泗水西南逕魯縣北爲洙濟南則泗水二

水交於魯城東北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

括地志云泗水源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

源有四道因以爲名

今考泗水四源並發循城北八里始合爲一西流至曲阜

縣經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堰又南流三十里至濟寧州東城下與汶水合入會通

河見山

東通志

許慎曰汴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

澠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澠至

于泗也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

合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蘇傳

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

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

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
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
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
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
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
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楊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
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
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闢溝通水與晉會
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

曰汾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
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
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羅泌曰
帝都中冀居河下流而入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
蓋堯舜重於用民故九州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
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
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蓋繇淮以入汴汴汴而入
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史謂渠隄自
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今汴

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
張洎云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
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二渠一渠東
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
灌魏都謂之鴻溝

程氏曰鴻溝蘇秦嘗言之不待始皇有也

良茗渠自

滎陽五池口東注之其鴻溝亦曰良茗渠

箋淮在徐之南泗自北而南入淮徐州貢賦浮于
淮以入泗可一航而至但泗不與河通故或由淮
或由涉並逆流以上方能達河以至帝都今運河

亦從淮合泗而接流會通河必經干涉此取道山東路者也蘇子瞻所指汴水蓋自宋都河南一路言之豈所謂汴水由灘入泗者歟 王氏樵曰泗

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何也蓋灘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遡灘由灘而遡河此一道也涉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涉之令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遡涉由涉而達

河此又一道也

鄭氏曉曰灘是西路涉是東路

大學士商輅記

畧曰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浮于汶者

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
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
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
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
開渠至臨清乃于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
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而二水悉歸漕渠于
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曰會通河 潘季馴曰黃
河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
泗沂之水蠶蛻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

會淮而東運河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
所潴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
水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
由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卽泰安萊蕪
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
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
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
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畧也

考古徐州如大野東原嶧陽泗濱並在今兗州府

境而南指淮安所襟帶固已遠矣今頗裂其地爲
郡縣僅以一州斗絕自立乃縮轂水陸實爲南北
咽喉而山川險阻俗多彊悍自昔號爲四戰之國
芒錫之雲氣時聚得無驕語而生心者乎頃河水
橫嚙比閭惟其魚之慘勞來還定蒿目無策雖洳
河改運脉絡別有關通而彭城形勝奸雄不無睥
睨有土者所宜深慮也

禹貢滙疏卷五

吳興茅璠徵纂并箋

男

胤京

胤武 仝訂

淮海惟揚州

傳北據淮南距海

洪邁曰揚爲州最古南應海

北犍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鉅析殆匪在

郡獨廣陵得鼎其名故常稱巨鎮 武夷熊氏曰

揚州在地東南隅以地勢言也山必起於西北澤

必滙於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北距淮東至南海

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於

塗山會稽又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荊州之境淮之
西當在桐栢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其
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於江南者
金陵豫章亦都會然畫江淮以自保僅可以偏霸
欲以規恢中原奄有四海則古未之有也 爾雅
江南曰揚州李巡注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
揚輕也 釋名曰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 太
康地記曰揚州漸近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
故取名焉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杜佑曰揚州在於天文斗則吳之分野兼得楚及南越之交亦古荒服之國春秋時屬吳越戰國時屬楚秦兼天下置郡此爲九江郡會稽閩中南海郡之東境漢武帝置十三部此爲揚州後漢因之

漢地理志

吳地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

亦一都會也漢淮南王都壽春本吳粵與楚接比
數相并兼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後漢郡國志揚州刺史部

郡六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

順帝永康四年分浙江以

東爲會稽郡以西爲吳郡此兩
浙分疆之始然猶並屬揚州

通鑑劉宋孝建

元年分揚州之浙東五郡爲東揚州浙江之西爲

揚州至此遂有二揚州

唐地理志淮南道古揚

州域揚楚滁和廬壽舒爲星紀分安黃申光蘄爲

鵲尾分州十二以淮南採訪使治揚州江南道古

揚州南境潤昇

江寧郡以潤州之江寧縣置

常蘇湖杭睦越明

衢處婺溫台福建泉汀漳爲星紀分以東道採訪

使治蘇州宣歙

新安郡

池洪

豫章郡

江饒虔吉袁信

析饒

衡撫亦星紀分岳鄂潭衡永道郴邵爲鶉尾分以

西道採訪使治洪州黔辰錦施敘

本巫州亦日沅州獎龍溪

郡

夷播思費南溪溱亦鶉尾分以黔中採訪使治

黔州其嶺南道亦古揚州之南境韶廣康端封梧

藤羅雷崖以東爲星紀分桂柳鬱林富昭蒙龔繡

容白羅而西及安南爲鶉尾分州七十有一以嶺

南採訪使治廣州

初寧訖曰揚州自江已北為淮南道東偏為江南道南偏為嶺

南道浙江名勝志曰唐明皇分天下為十五道採訪兩浙諸郡並隸江南東道至肅宗乾元元年置浙西道節度使領昇潤等十州浙東道節度使領睦越等入州而浙東浙西之名始立

馬

端臨曰漢時為郡國七郡曰廬江九江會稽丹陽

豫章國曰廣陵六安又為臨淮

南境是

江夏

東境是

南

海郡

東境是

杜佑曰唐分置淮南道領郡十廣陵

揚

廬江

廬

蘄春

蘄

同安

舒

永陽

滁

鍾離

壽春

壽

淮陰

楚

歷陽

和

弋陽

光

江南道領郡二十丹陽

潤

晉陵

常

吳郡

蘇

餘杭

杭

會稽

越

餘姚

明

東陽

婺

新

定

睦

信安

衢

吳興

湖

縉雲

處

臨海

台

永嘉

溫

新安

歙

長樂

福

清源

泉

建安

建

臨江

江

漳浦

漳

潮陽

潮

江南西道領郡八宣城

宣

鄣郡

洪

鄱陽

饒

南康

虔

臨川

撫

廬陵

吉

潯陽

江

宜春

袁

又分宣州爲池

置

秋浦郡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

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

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

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州

豈有捨荆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

宋淮南東路爲揚楚通泰滁真等州軍一高郵淮

南西路爲壽

卽壽春府

濠廬舒蘄和光等州軍二六安

無爲而揚州大都督府治廣陵兩浙路府二平江

鎮江州十二杭

卽臨安府

越湖婺明常溫台處衢嚴秀

江南東路府一江寧州七宣

卽寧國府

徽江池饒信太

平軍二南康廣德江南西路州六洪

卽隆興府

虔卽贛州

吉袁撫筠

卽瑞州

軍三南安臨江建昌南渡後稍復

更置云

馬端臨曰宋時爲州五十九兼有建寧

府福泉漳汀南劍州邵武興化軍潮州梅州其廣

南東西路大畧荆揚二州之域

班固配十二次自南斗十一度至須女七度爲星

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

費直起斗十度
蔡邕起斗六度

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天官

書斗
江湖

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

立爲揚山

星經玉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

日候之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巳巳爲廬江丁

巳爲吳郡會稽癸巳爲九江

張華曰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

戒險阻之國也 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
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山謙丹
陽記曰京師南北並有連嶺而蔣山獨隆崛岉異
其形象龍實揚都之鎮也 王阮曰臨安蟠幽宅
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
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
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 初
學記曰江寧縣楚之金陵邑也吳晉宋齊梁陳六
代都之 陸游曰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真控

扼要地今都城徙而南秦淮乃橫貫城中然大江
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北六朝爲勝豈必依淮
爲固耶說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
鑿淮水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
非人力所能勝也 章俊卿曰自淮而東以楚泗
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
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淮之
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又所以蔽長江也
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倘淮以爲藩蔽又曰

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歷陽自歷陽而抵鍾離斬春此全淮之左臂也 林駟曰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爲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爲捍蔽 眞氏曰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 李綱曰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所以爲藩籬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

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

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

唐淮南

南軍西藏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藏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居中統制護餉道見杜牧記

魏了翁曰考自江北以謀南牧聲勢力量無如曹

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女真之逆亮老瞞敗於赤

壁佛狸困於瓜步逆亮鯨於采石

隋地理志江

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爲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

或異居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

〔箋〕九州如濟河如淮海如黑水西河並直指兩大川不必並舉名山也青州言海岱徐州言海岱及淮揚州言淮海便見三州接壤有聯絡首尾之勢彭蠡江右境也三江震澤浙直境也此揚州之見於經者而必旁引閩粵以入四履非其實矣

九州疆境繡錯而冀兗徐豫尤爲接壤難辨如鄆州以爲兗曹單又以爲豫兗州魯郡且入徐州夫

徐州曰東原底平則鄆果專屬充乎岱爲青之鎮
山則魯郡果專屬徐乎單爲碭山魚臺之境又果
專屬豫乎至黃州本荆也而唐十道圖以爲揚陝
號近雍也而通考以爲豫商州近豫也而通畧通
考並以爲梁宋史又以爲雍若大名一府分屬冀
兗此誰爲確據乎當禹時閩廣滇黔遠在荒服而
揚州自震澤底定外不置一語則兩浙爲吳越之
境亦未列王會也今以閩浙附入揚州已爲影響
唐十道圖至以鄂潭衡永澧朗辰錦等州並入揚

州南境而嶺南一道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凡七十
州亦以揚州南境括之可謂叢雜勢沓靡所適從
矣自杜佑於古九州外別分南越一條庶幾近之
馬氏通考歷代沿革圖尤爲明哲今考九州準的
于此間有異同請質以臆 考一統志古揚州爲

今南直隸應天鳳陽

古塗山國

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

州

漢廣陵國

淮安廬州

漢廬江國

安慶

春秋皖國

太平寧國池州

徽州各府廣德和滁三州浙江省則杭州嘉興湖

州嚴州金華衢州

越西鄙姑蔑地

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

州各府江西省則南昌

唐洪州吳楚之交

饒州

楚東境

廣信

建昌

吳南境

撫州臨江瑞州袁州贛州南安各府而

南康九江吉安三府爲荆揚二州之域

鄭氏瞻曰淮安府所

屬山陽鹽城南康

九江府北境是

其福建省福州泉州建寧延平

邵武汀州興化漳州各府漢屬會稽郡並宜入揚

州廣東省則廣州南雄惠州肇慶四府皆揚州南

境潮州府亦古閩越地廣西南寧府爲揚州西南

境曹學佺曰今中都鳳陽府跨禹貢徐揚豫三

州鳳陽臨淮定遠盱眙天長壽州霍丘爲揚域懷

遠五河虹泗宿二州靈璧蒙城爲徐城潁州潁上
太和亳州爲豫域云 丘氏濬曰自古帝王之都
多在江以北江南形勢之地莫若金陵自孫吳都
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於南唐凡七代皆偏安
一隅惟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于此

高皇帝閱江樓記曰古稱中原大概偏北今創業金
陵西南有疆七千餘里東北亦然西北疆五千之
上東南亦如之北際沙漠南與相符猗與盛哉

唐樞曰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壽春合肥之
守堅則南北限而江淮互爲蔽故魏得壽春合肥
而吳不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爲擒東晉至陳
彭城盱眙江東廬壽皆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歸
周而陳亡 鄭氏曉曰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
實爲吳楚閩越之交南昌沂江滙湖右江左浙帆
檣所集江南一都會也

彭蠡既豬

傳彭蠡澤名

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按今在九江郡界

疏彭蠡是

江漢合處下云東滙爲彭蠡是 劉歆云湖漢等

九水入彭蠡贛水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

其縣南又西流注于贛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

大江其水總納十川同奏一瀆俱注于彭蠡也班

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

卽貢水東江也發源汀州

府之新

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地

理志曰豫章水

卽章水西江也漢志名彭水

出贛縣西南而北

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矣

水經注○通典虔州贛縣有章水貢

水合流曰贛又考章水源出南安府聶都山東北至大庾縣經南康而滙章水是爲豫章水至贛州

又會貢水
是爲贛水

王應麟曰彭蠡在江州潯陽縣六典

注一名宮亭湖

俗謂之鄱陽湖

在南康軍星子縣南江州

彭澤縣西郡縣志在都昌縣

今屬南康軍

西六十里與

潯陽縣分湖爲界

九江記湖心有孤山

金氏曰彭蠡今

鄱陽湖自洪宮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

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

九水者

今按江西通志湖在鄱陽縣西四十里卽彭蠡也附以鄱陽山相接改今名延袤數

百里跨南昌南康饒州三郡

呂覽曰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

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

郡國志云彭蠡湖

周迴四百五十里內有石高數十丈大禹刻石以
記功焉 眞德秀曰錄衡岳而南亘大江東西穹
山崇嶽靡迤相屬而廬阜爲之最岷江西來至大
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亭
楊瀾左里爲之最 章俊卿曰豫章西江與鄱陽
之浸浩瀚吞納而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
箋九州唯兗與揚並不及山揚州淮海而外有三
江以暢其支而更有彭蠡震澤以爲之壑此以稱
東南澤國也 大明一統志曰彭蠡湖在南康府

東南一名宮亭一名揚瀾左里一名鄱陽濶四十

里長三百里巨浸瀰浸中有鴈泊小西河接南昌

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江

圖經入都昌界爲宮亭湖

胡氏瓚曰

彭蠡發源章贛匯爲一湖而江過之故敘揚州之

功以彭蠡爲大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得名

今彭澤縣北彭

浪磯與小孤山相對都昌縣西北有左蠡山見江西志

李琯曰章江發源

于贛達郡城西北流入西鄱湖俗名河西是也撫

河發源于盱遼郡後東北流入鄱湖卽宮亭湖也

兩水爲郡之經而鄱湖爲水之聚

琯豐城人

陽鳥攸居

漢書作
適居

傳隨陽之鳥鴻鴈之屬

張華禽經注云
大日鴻小日鴈

疏日之

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蘇傳陽鳥避寒就煖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金氏曰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

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
大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
深 埤雅云雁大者曰鴻雁愛陽而惡陰夜泊洲
渚令雁奴圍而警察雁小者爲雁奴 古今注曰鴈自河
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
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
數寸以防繒繳焉

（箋）陽鳥攸居非直卽禽鳥棲息以見洲渚之平禹
捐彭蠡之濱以備浸淫殺潰溢之勢而陽鳥亦得

以居之正見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江西各

勝志曰鄱陽湖春漲則與鄱江接聯水縮則黃茅

白葦曠如平野宋趙抃詩靜唱溪漁樂斜飛渚鴈

驚 楊慎曰月令鴻鴈來舊說鴈得中和之氣熱

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之間動

計千百飛有先後行則成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

正於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還

音還九月
還鴻雁

謹記之周

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焉八月鴻鴈來乃大

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

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干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三江旣入

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

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

韋昭云二

江謂吳松江錢塘江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

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曰上江亦曰東

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

其分處號曰三江口

一說吳松江口白茆江口青龍江口謂之三江口地勢低

於震澤三丈潮水來時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所以謂之平江見華亭縣志

蘇傳三

江之入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

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

爲中江自嶧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

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

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

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

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
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堯水之未
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旣瀦三江
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
已故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程秘曰三江東坡
說最爲有據蓋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章之江
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
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旣皆入海則震澤
之區安得不定乎 金氏曰三江之說不一其可

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至揚雖已合爲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滙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猶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旣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旣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旣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旣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旣入矣則震澤底定則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震澤太湖也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

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大約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遘太湖所以艱澶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乎三江克底于定非謂三江旣入而震澤自定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爲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爲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太江之江也新安陳氏曰三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爲中江南江北江郭景

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
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
吳縣皆據所見而言旣入入海也 葉夢得曰孔
氏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爲三江在
荊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爲三在揚州之分因入
于海則合爲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
是也孔氏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爲自彭蠡江
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
相通也又曰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

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韋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爲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旣自爲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旣未嘗言入于海當如旣陂旣澤旣導旣潄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旣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旣退而緩

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浸障塞
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爲害若
江水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羅泌曰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
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

西漢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
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

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羅泌曰此皆自會稽入海
者自班固言江以南中北

之名遂與岷漢
入滙之文相亂

黃震曰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

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
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
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斗門閉高地之
水以自漑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流而趨內若中
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浦
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海塘者防水
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於江塘浦元計一百
三十二條浦之濶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
要使浦高於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

以無水災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迫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偏方小國封疆不廣猶農夫之有籬落下田歲歲保治惟謹國朝幅員萬里觀聽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旣以不便木簞往來而壩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壩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耕墾增闢而攘斥其

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
舊地於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
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迅之隨去未
盡大迅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甫
卽成久浸矣

箋三江以大勢論蘇子瞻說最爲合脉然考震澤
最關切者無如吳淞江前此屢議疏濬而支流相
接舊有東婁二江今雖湮塞原非畎澮可比若就
揚州界上尋其連派震澤而吞吐灌輸則指松江

東江婁江爲三江似尤近之况玩經文兩旣字皆
相因之辭彭蠡震澤實爲東南兩大澤語相首尾
意可徵參矣 直隸名勝志曰今三江一自太湖
從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邵城之婁門者爲婁
江一自太湖從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
松江一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東至嘉定縣界合上
海縣黃浦由黃浦經嘉定江灣青浦東北流亦名
吳松江者爲東江其實皆太湖之委也 松江府
志曰松江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亦曰

松陵江其原出太湖東注于海卽禹貢三江之一
今松江自吳江長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
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
顧會浦又東合崧子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轉東南
流與黃浦會而入海其將入海處別名滬瀆又曰
黃浦相傳春申君鑿黃其姓也受黃橋斜塘及秀
州塘水東流凡南北兩涯之水皆入焉折而北流
趨上海縣東西兩涯之水皆入焉東北會吳松江
以入于海黃浦上源自三泖來其上爲澱河爲白

蜺江又自松江分派而來至入海處約二百五十

餘里比吳淞婁江皆濶大論者指此爲東江

嘉定縣志

曰吳淞江在縣南三十六里其源西出於太湖分爲龐山九里尹山澹臺諸湖匯於獨墅湖流爲江東北至甫里過夏駕浦乃入縣境自顧浦黃渡而東至於江灣又東北至於吳淞所城南凡二百六十餘里而入于海

王氏鰲曰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

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

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

大且駛而海沙闕塞久成平陸 唐樞曰震澤注

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爲淤上海之南踰浦口卽

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卽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
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爲順今
盛流白茅港漸奔於北則長橋所爲害其明驗也
故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定安諸
浦問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
范家浜問道注踰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
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于何底止也 歸有光田
近世華亭周生欲尋東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終猶
未明誠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

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松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迹滅沒不見無足恠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 楊慎

曰禹貢三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

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

至南徐州

今當作潤州

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

山大江所出也崂山南江水所出也崂山北江水

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

震澤底定

疏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其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按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其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則浸藪爲一矣葉夢得曰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其區其浸爲五湖旣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其區也太湖乃五湖

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
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
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
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
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山皆
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
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
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其區與三江通塞爲
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旣定爲義是以言

震澤而不言具區也 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

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陸廣微曰太湖按漢書志云爾雅十藪曰吳越

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西南太湖卽震澤也

中有包山周廻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

所不通號爲地脉

述異記曰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城眉南接羅浮北

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叩之清越所謂神鉦

越絕書曰太湖周廻三

萬六千頃亦曰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之別故

謂之五湖國語曰吳越戰于五湖在笠澤一湖耳

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爲名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

庭

吳地記

廣記震澤中洞庭山有洞穴深百餘尺

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谿一通枯桑島東穴 范

仲淹曰姑蘇四郊畧平穴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瀆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漚塞已

久矣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 蘇氏

軾曰三吳之水豬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無水患

知僑

鳧山人

常論天下之水以十分之自淮而北五

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原甚大由宣歙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

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
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
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
之水不能徑入于海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
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
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
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爲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
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隄不唯水不北入於蘇而
南亦不入於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今之言治水

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効漢唐以來堤塘之法脩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又曰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今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水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于西江潤州治

丹陽練湖相視太崗尋究亟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隔湖決于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事之隙和催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瀼等處尋究昔在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

爲堤岸所在陂澮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
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
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
州遷長河堰以宜歛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
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 熙寧中興脩三

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山而溢于
太湖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
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
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

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逶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
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

淮海集

元祐中

單鍔

宜興人

著吳中水利書畧曰蘇常湖三州之水

爲患久矣今視其迹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
人之一身也堰闢則首也宜興荆谿則咽喉也百
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脉衆
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宜歛池九
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
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有人焉極其手

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腹滿氣絕欲不死
得乎且五堰久廢而三州之田十年尚有五六熟
猶未爲大患也自吳江築岸以後十年之間孰無
一二何者岸界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
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今築此
隄橫截江流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
州之田又築岸之前源流東下最爲峻急築岸之
後水勢遲緩無以蕩滌泥沙以至增積而菱蘆生
菱蘆生則水道狹而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

疏其可得來今欲洩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
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
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橋拱各濶二丈每十橋可
開水面二十丈千橋共開水面二千丈隨橋拱開
菱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蚬安亭二江使湖
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之水必大減矣 紹
興中大興寺丞周環言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
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
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

俾水勢分派流暢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等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 元大德八年都水少監任仁發著水利議荅大畧謂宋蘇軾有言若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自

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
爲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
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松江日
就淤塞正與蘇軾所見相合大抵治之之法有三
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
遇水早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儻人力
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寧有豐年邪 至正中潘
應武言決放湖水畧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
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

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由港
浦而入海錢王時置撩淺軍宋理宗朝立水軍無
非爲去水計也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
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五各
濶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六
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閭門
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
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澮悉皆淺狹潮
水河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

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
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濫皆因
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如人便溺不通水滿胸
腹所宜開浚以救百姓

箋山海經所次山水多涉迂怪至云浮玉之山北
望具區苕水出于其陰真可作一幅吳興圖矣

越語云句踐之地西至于姑篾韋昭註今太湖是

此亦震澤之別名也
路史云今衢之龍游有姑篾城
姑蘇志曰

太湖禹貢謂之震澤周禮謂之具區五湖左氏謂

之笠澤五湖之稱不同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
故名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雪溪西通荆溪
北通太湖東通一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
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湖亦
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爲
菱湖莫釐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爲莫湖南通莫湖
東逼胥口爲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長山之西北
連無錫姥岸曰貢湖洞庭錄云禹治
水嘗駐于此別有金鼎湖
吳王汎舟
鼎湖于此梅梁湖吳時進梅梁至
此舟沉失梁東皐里湖其浸

則通謂之太湖按此則五湖爲太湖明矣其大三萬六千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占蘇湖常三州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之水南有諸瀆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水東南之澤無大于此 浙江名勝志曰太湖西北極于宣常東北極于蘇湖大雷小雷二山皆浮于湖之東方屬當湖州郡境蓋浙西苕霅與臨安廣德諸水散出凡七十二溪奔海不及則滯蓄于湖道三江以入海 吳郡志曰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西南湖

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下太湖蓋諸山峙於太湖之西地形高阜兼南北東三處江海之岸亦高而太湖之四外皆高水積其中常若盤盂之盈滿非藉江湖深利何以通泄 永樂二年 朝廷以

蘇松水患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尋遣僉都御史俞士吉賞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以聞原吉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潏山兼湖以入至江項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

撥擻治之法要俾淺濶吳松江諸浦導其壅滯以
入于海後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
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
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
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贍浦
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卽開浚
工費浩大灑沙泥淤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
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
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松

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大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
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今
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贍浦口可徑達
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卽
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
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
從之役夫凡十餘萬水洩農大利 正德五年吳
中大水給諫吳巖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
太湖綿亘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由

三江以入于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潴而三江太湖之所洩也禹貢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是也若下流淤湮則衆水泛濫矣爲今之計要在相其源委別其利害以爲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劉家河此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松江大黃浦爲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其間各有旁港支渠引上流之水歸於其中而入於海此所謂源委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已二十五六十年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六十有餘年聞之

白茅潮沙壅塞勢若丘阜吳江僅如溝洫舟楫艱
行其旁渠支港亦多湮塞下流旣壅上流曷歸此
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白茅則蘇州東北之
水有所歸濬吳淞江則蘇松東界之水有所歸水
各有歸則太湖不溢而向來沮洳滄浸之土皆出
而可耕矣 王氏鏊曰疏宜興湖州諸闕水歸太
湖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
無水患濬吳淞江白茅之闕太湖之水入江海則
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 金藻曰禹貢曰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滌源九澤旣陂今
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濫
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以靡定無滌所
以靡入又曰王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
震澤止水也旣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
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旣入震澤自定矣自漢
以來治經者多忽此

王氏樵曰今按揚州之境嶺至柳廈北枝趨敷淺
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金衢爲歙

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
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
也彭蠡之水不瀦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
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
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
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
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旣平則揚之土田皆治
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
山險浙亦山谿計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又曰古

者震澤之水其西北上原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
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
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而所賴導之以入于
海者松江婁江東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
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于宜興以
西溧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固有
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簞木往來之阻
紿于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旣
廢由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湮塞無以遂其東下

之勢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慶曆以來築長橋于吳江岸以利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緩昔人欲易置千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單鍔之遺意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一時財賦仰給東南鑒三吳水患因宋五堰之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簞往來此壩一成旣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于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于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是豈徒得五堰之遺意而已哉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旣足以當

五堰之利則上源旣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
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于運
道存之亦未見大有阻于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在
吳淞江之通利濶深耳 吳江志曰太湖之源由

西天目

天目有二西者分入太湖東者分入鴛鴦湖

分而爲二一散入

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一從獨山
至秋浦納宣歙臨安之水合苕霅梅溪俱入太湖
國朝脩漢故事築五堰於溧陽以節金陵宣歙之
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達大江是殺太湖

承受之太牛矣。歸有光曰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海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行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濤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漚瀆壅墮噎不利從武康紆谿爲渠治直達于

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有或及于松江亦不過濬蟠龍白鶴滙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迹者宜興單錡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于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于民豈爲利哉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松江松江旣

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又曰旁
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
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
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水
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 王錫爵曰震澤五
湖之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於四瀆祀典見謂
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縈紆怒奔以資綱緼之
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
若五湖主浸實上宗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

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翕而散故漫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峯而潤爲脂田腴藪則三州之賦甲天下

篠簜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傳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 疏孫炎曰竹濶

節者曰簜

李廵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

爾雅東南之美者有

會稽之竹箭焉郭璞註篠也

邢昺疏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竹譜

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或曰今揚州絕少篠簜竹箭中爲矢者臨川會稽爲良見箭譜

傳少長曰天喬高也王

氏炎曰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
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充徐言草木皆居
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
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
木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檟綠則可知荆亦不
言然貢有杻幹等亦可知矣蓋充青相同荆揚爲
一惟徐漸包爲異耳 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
喬邢昺疏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竦
者亦曰喬郭云楸樹性上竦詩南有喬木是也

傳塗泥地泉濕

釋名曰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

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說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 淮南子曰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

箋爾雅蕩竹郭璞註引儀禮曰蕩在建鼓之間謂

簫管之屬與孔傳大竹解不合 胡氏瓚曰竹亦

草本淮南子曰竹生于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

另言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疏不言錯下上者

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
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
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脩也
胡氏曰揚州魚鹽之海出第七等近於太輕故
有時而出第六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 秦觀曰
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
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
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

州之田在九州等最爲下乃今以沃衍稱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今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 葉適論墾田曰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

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之望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此當今急務也 蘇氏軾曰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林駟曰兩淮之地沃壤千里淮之右如安豐如合肥淮之左如淮南如瓜步雷唐之田旣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旣耕則淮之右可守屯田之利其可不興乎昔鄧艾於兩淮之南北計五萬人什二番休尚有四萬獨六七年間十萬之

衆有五年之食卽今兩淮之遺跡也 陳傅良曰

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

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

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

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

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逕也

范仲淹曰五代時江南圩田有河渠旱則開閘

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又

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通海惟時開導則

潮泥不得而堙雖有堤塘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
壞臣知蘇州詢高年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
有管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
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歸
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
南農政不復脩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
今浙江米貴十倍民安得不困請每秋勅下諸路
各言農桑利害或合開河渠或築隄塘陂塘之數
並委本州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

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數年農利大興下少饑歲
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
課法宜討論古制取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

箋后稷貽我來麴乃肇百穀之端古人田雜五種
雖經旱乾水潦各有所收揚州之土塗泥其田獨
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然人工煩脩厥賦遂
自下品入中品至後世火耕水耨而粒食盡東南
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天下最漕餉並仰給焉夫
禹時天淵矣 陸深曰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

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 王氏樵曰揚州之域在古爲下下而江南財賦在今爲上上亦以人功故爾今中原地利不盡而旱潦無備一遇水旱民便流徙人稀而土瘠差重而人不樂土益曠矣不能不倚於東南也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特爲蕃庶往往無田可耕于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多矣 魏司馬懿伐吳使鄧艾于淮北廣

田積穀丘文莊公曰今天下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穎壽爲輕且地介兩京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請於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爲大河濶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于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丈者以達于中河使水有所

洩然後于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濬深以爲湖蕩
及于原逆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豬或爲隄
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
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
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
稅六七年間其所得恐不減于魏人也夫魏人以
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矧
今盡四海以爲疆此地又爲運道經行之路有魚
鹽之利昔人所謂揚一之地且去大江僅百里許

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爲之僕
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輟去鄉間倘朝廷頒方尺
之詔遣一介之使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旣成
之後又于頴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
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
史上元中于楚州

今淮安

古射陽置洪澤屯于壽州

置芍陂屯大獲其利此地遺跡可考也

厥貢惟金三品璚瑰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傳三品金銀銅

疏釋器云黃金謂之璫其美者

謂之鐻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鐻郭璞曰鐻紫

磨金也

續博物志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爲楊邁金鄭玄以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漢書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

金爲下

貨殖傳豫章出黃金漢靈帝采句曲之金以充武庫見續博物志

史記

平準書曰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

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

黃金以鑑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

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又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

山海經曰會稽之

山其上多金玉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

皮日休曰舜取

五玉以備禮禹鑄九金以爲鼎

史記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張綱進故事曰金爲天下之至寶而國用所資使衆庶得靡潰於器服之間豈不重可惜哉嘗考蘇秦說趙陳平間楚衛青擊胡有功其所賜黃金或萬鎰或四萬斤或二十萬斤而梁孝王一小國所積至四十萬斤長安之亂省中金以萬斤計者猶六十櫃何其多也自魏晉以降始不聞有此充羨夫金之爲物產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宜後世之多於古然以近史觀之其數未有及于古者豈非侈靡耗蠹致然耶且海內產金之地有幾鑿山

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之不易矣一旦聚於
都市末作之徒乃併肩列肆競麗爭功鎔之銷之
以爲悅目之具以一京師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
萬合天下較之不知幾何近時金少於古無足恠
者比年器服之飾過制尤甚銷金之外又有泥金
貼金剔金鏤金爲絲爲線之類號名非一不重其
罰因循歲月未見其能止也
方勺曰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當時金一兩直錢才六百東坡嘗惟今之黃金不若昔多盜廢之者衆金少價貴也
穆天子傳云天子之寢璿珠燭銀郭璞曰銀有精光

如燭也 王氏字說曰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楊時曰五金皆爲火所勝非特銅而已 考工記云燕之角荆之幹玢墳胡之筭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材之林北方木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約有無而通萬物也

傳璫琕皆美玉

疏美石似玉者

王肅云璫琕

美石次玉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璫則知璫者玉

之次璫又璫之次也

王氏樵云
古有璫字

周禮掌節凡邦

國之使節以英簋輔之注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
節器也是簠可以爲符節之函

傳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章

疏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

斷骨也牙牡齒也牙齒小別統而明之齒亦牙也

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左傳云犀兕尚多棄

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說文云獸皮治去

其毛爲華華與皮去毛爲異耳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 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左氏正義云有毛爲皮去毛爲華周禮掌皮秋歛皮冬歛華 曾氏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也

傳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疏釋草云卉草舍人曰

班百草一名并知并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

布帛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

紵是也

羅華云并冷之黃草淮
南子云於越生葛紵

史記正義曰括

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有

邑落又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

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漢地理志會稽海

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蘇傳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

爛斑如貝故曰織貝

傳織細紵曰貝水物

疏織是織而爲之釋魚有玄

貝貽貝當音六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
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
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 臨川吳氏曰染其絲

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
者曰織文 陳襄曰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
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
木其華成對如鶯毳抽其績紡之以作布與苧不
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

吉耳

文昌雜錄

正方向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

樹如柞結實如大麥而色青秋深卽開露白綿茸

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

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

特其細緊爾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

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作細字雜花卉

尤工巧卽古所謂疊巾也 舊唐書云婆利國有

古貝草緝其花以爲布麓者名古貝細者名曰氈

吳錄地理志云交趾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

綿如蠶之綿可作布名曰白縹 山海經曰陰山
澤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
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殊異古
者貨貝是也餘蚶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
黃爲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
當其貝大者至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
盤寶物也 逸周書曰且歐文蜃若人玄貝注且
歐在越文蜃蛤也若人吳越之蠻玄貝照貝也
沈括云尚書大傳曰文王囿於羗里散宜生得大

貝如車渠以獻紂海物有車渠蛤屬大者如箕背

有渠壘如蚶殼以為器綴如白玉生南海鄭康成

乃謬解曰渠車罔也蓋不識車渠耳

韻命有大貝書傳曰散宜

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鄭玄云閩天之徒米盈箱之貝以賂紂琴操曰太顛得大貝淮南子

云大貝百朋高誘注五貝為一朋

范成大曰貝子海傍皆有之

次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

杜海虞衡志

朱仲相貝經曰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

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

黃畫謂之霞貝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

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川錢
代貝

傳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
不常疏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文在篚下

以不常故耳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

非常並在篚下

鄭云有錫則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蘇傳

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

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

矣故皆錫命乃貢爾雅柚似橙實酢生江南

本草

註云柚皮厚
味甘不如橘

考工記云橘踰淮而北爲枳續博

物志曰橘柚彫於北徙又云柚似橙而大於橘

葉夢得曰橘性極畏寒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

兩山最盛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

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幾於用篩終歲耘無時

不使見纖草地必而南爲屬級次第便受日 陳

襄曰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

洞庭柑樹最佳 呂覽云江浦之橘雲夢之柚

自漢武帝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

桶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蒂

以爲瑞異

草木狀

林駟曰夏書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諸州
其貢則齒革而不言絲紵又周禮職方所載揚州
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
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且漢會稽一郡今之兩浙
路也而獨海鹽有鹽官廬江九江二郡今淮甸間
也獨皖城有鐵官無鹽官則知漢鹽鐵官之置多
見於西北而不見於東南矣唐自河北淪於藩鎮

而國用全在東南歲所倚辦止於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東南財賦至唐而盛國朝視唐尤倍漕運之數東南至三百萬而淮鹽最資國用 王應麟曰漢鹽官在東南者會稽纔一廣陵無之遺利猶在民也唐天下有鹽之縣一百五江南十二淮南二宋紹興末兩浙有場四十二淮東有場二十視古益密矣 寶祐志云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第一而蜀

次之

箋記云貢金九牧疑九州並有金貢也而獨著于
荆揚且揚之貢又獨首金蓋維揚自禹來爲金穴
矣或謂荆揚貢品獨繁以償田賦之輕乃今日朱
提之貢額不減而轉漕飛輓全仰東南至蘇松嘉
湖四府加有白糧上供豈金粟兩生利藪果偏在
一隅哉古大臣謀國曰權利至矣再曰東南民力
竭矣此今日經賦者所宜深思也 宋洪邁有減
貢金劄子云紹興間饒州每歲遇聖節貢金一千

兩而黻金十兩額同他州則揚州貢金之例至宋
不廢 篠簜旣敷故貢篠簜厥木惟喬故貢木

簞曰大竹而又以爲材中樂管似涉矛盾 禹貢

書島夷者二冀州則皮服揚州則卉服同此海島

之中各舉其近界者言之南北異地寒暑異製而

夷俗亦畧可想矣 厥木惟木以上及厥篚厥包

並指通州言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貢也 丘

氏濬曰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

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圜法金惟用其黃者然

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爲二止用黃金并以赤金爲錢耳 格古要論曰金出南番雲南西番高麗等處沙中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爲足色金 陸深曰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箔皆一行不可復者天地所產有限甚可慮也 王氏樵曰卉服蔡氏兼以木綿爲言丘文莊公亦以爲唐虞時島夷時或以充貢而已中國未有也故嬪婦之治止于絲枲民未有其

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閩
廣首獲其利閩廣通商舶關陝接西域故也然吉
貝之名昉見于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織
貝爲卉服之精者也

汧于江海達于淮泗

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疏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陳氏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
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

險也 王氏炎曰究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言
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
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互見也 臨川吳
氏曰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
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
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
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迹某謂江北淮南
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
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

舟上溝衍溝既盡又搜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

通流也

今瓜儀淮安壩是

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

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

達淮泗至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 呂祖

謙曰吳子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之道

也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寒水舟不得入

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 鄭樵曰邗溝水一名韓

江吳將伐齊霸中國故於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

下掘深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江

於淮以便糧道 唐李翱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
于高郵及沂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
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
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夢溪筆談云朱子云運河自
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

跡

地理志云泗州府貽有直河唐太極元年勅

使魏景倩引淮水至黃土崗以通揚州 東萊呂

氏曰漢至武宣以後東南漕運始詳尚未論江淮
唐自肅代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稅不領於度支

所以金衙辦江淮之粟漕運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轉相般運自劉晏整頓江淮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江淮之粟會於京口京口是咽喉處 陳傅良曰六朝都建業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岡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岡之東下荆溪道今蘇湖二州間所

謂下塘者可以徑度又曰禹貢州未繫河先儒固
曰運道其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
止於西河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
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元史食貨志元
初糧運仰給江南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
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於京後開濟州
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
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
膠萊河道通海勞費無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顏以

海運可行命燕魯運使來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
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至京然創行
海洋沿山求與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未知其
利二十年海運悉罷于是罷開新河頗事海運至
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
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
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
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舡舡大底小
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

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

宋利

季有海盜朱清亡命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掠海上倘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遣送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輿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往平度東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曰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道數十里之險

初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

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水程自上海至揚村凡一萬三千三百五

水里至元二十九年柴清等言復開生道自劉家
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背至三沙楊子江過匾擔
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經黑水洋至成山
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三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
其道差徑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
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黑水大洋取成
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
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
視前二道爲最便云

箋九州貢道凡言浮者水運也以舟行水順流直達最爲省便言逾者陸運也轉輓頗費水窮則以陸濟之若江海運則最險故揚州言沿必謹傍崖岸而後可脫于險蓋觀書法而貢道之難易可思也鄭氏曉曰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灤之運達于淮泗也其後並罷專由邳溝入淮沂河以達會通河李贄曰海運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而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漂卒溺永樂九年

工部尚書宋禮始濟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三年遂罷海運平江伯

陳瑄又治和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漕

之運云

或曰元人海運損壞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

元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往來而無窟宅

唐樞曰海

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

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

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

新河自膠抵萊元時海運故道入海

濠尚有海倉遺跡詳萊州府志

邵寶曰禹貢以水紀諸州貢道

蓋後世漕運之端然曰逾汚入渭則取諸陸曰沿海入淮則取諸海其直達帝都者纔三之二若漢以下邠關都洛都汴間有直達之漕而爲力甚難爲費甚鉅元都幽燕海陸並運國初猶因之

文皇帝肇建兩都始以平江伯陳瑄及尚書宋禮等建白濬渠萬舟億卒倉支道兌蓋有得於轉輸之意 揚州府志曰江自黃天蕩西牛步沙與建康爲界由瓜步下小帆山逕儀真境南東下與鎮江爲界北趨江都逕通泰入海所謂揚子江也海南

歷浙江福建通襄陽遠趾北歷山東登萊通遼海
朝鮮合通州狼山有黃泥山有兩石門相對卽元
張瑄朱清海運故道由此以達于直沽者也又曰
吳夫差於邗江築城穿溝其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至末口江淮之通自此始是後吳王濞開邗溝自
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臯蟠谿漕以諸侯專
煮海爲利鑿河通道運海鹽而已隋煬帝幸江都
乃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
楊子江徑三百餘里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

陽瀆入淮矣 淮安河防志曰淮之運河元故道
由揚州直北經郡東入淮雖達海有遮洋之險達
徐有清口之險然兩運並行各有利害 國朝海
運寢廢專力漕渠平江伯遂改經郡西堤管家湖
西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設河口壩建新莊閘
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 祭酒吳節記云初淮波險
惡難於遡流計工開清江
浦五十餘里自管家湖 陳口通淮湖築 又自淮
隄置移風清江閘以達于湖而淮道通矣
安至寶應以南作涵洞數十餘處以時啓閉乾不
病餉潦不妨農一時稱便然黃河勢高南趨益順

而東流之勢潰殺郡復大河北岸淤漲萍徙南偏
春夏水盛不惟郡西之南入運河者勢不可支其
遡大河而東者緣北岸勢高障之使南南岸勢低
舊堤坍塌更無攔阻郡城迤東漫焉南侵故大河
之委流益障入海之故道益微郡之東西南三境
歲有水患郡西有管家湖西湖滿而易溢郡南東
有射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亦入海別徑也然
射陂雖大淤斥已多土人障之截回西流水小溢
則不能滿其量大溢則不能容不滿量則不接廟

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漲溢而其下
流又爲范公捍海堤所持故水無間大小至淮南
而止聽其自落勢使然也 宋熙寧十年夏五月
河決滎澤秋七月復溢衛州自王供埽至汲縣懷
州等處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灤
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濟河入海
丘文莊濬以爲黃河入淮之始 黃承玄曰淮與
黃初皆獨入於海故稱瀆焉自隋大業間引河由
汴泗達淮周顯德間濬汴口導河達淮皆上流也

宋興國間河由彭城入淮熙寧間由南清河入淮
則支派爾金元季由渦河入淮亦上流也 國初
河決原武由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則正派又上
流矣嗣後或由孫家渡或由趙皮寨皆從陳穎亳
壽懷遠等處入淮皆上流正派其由小浮橋經徐
邳自清河縣北合淮者此雖下流亦支派爾至嘉
靖中塞渦河口截野鷄岡則正派皆歸孫繼口歷
徐邳桃清入淮而涓滴不及於上流矣已而從清
河縣南合淮下流且奪淮入海之路矣 王氏樵

曰上古海路不甚通揚州雖有沿海之文然所沿者由江至淮之海面而已上古海利亦不甚通鹽與海錯取諸青州今謂瘠海不啻足矣閩廣兩浙之路莫之通也聖人先見之明防患之遠不貴遠物異物以生外釁亦豈有賈市招誘之事哉近世倭人之禍則海路海利日通而莫之爲禁之咎也漢書言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雖漢世已通中國然止樂浪海中一路則其他道路固猶未之通也自元人與之交兵彼始

得我之情有窺我之漸 國初沿海備禦益亦甚
嚴承平禁弛乃生前代未有之患當事者繹禹貢
之旨則得所以治之之要矣 唐順之曰江南控
扼在崇明浙江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
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
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賊何從入

考古揚州之域彭蠡震澤爲今江右蘇松等區接
壤浙西是時吳越尚稱荒服閩海固未通中夏也
今揚州分野且苞舉浙閩是號東南財賦之藪而

維揚自別爲雄郡鹽筴之利甲于九牧又爲禹時
貢金所未及寧論厥賦上錯哉然民夸俗侈逐末
倍於力田而水旱相仍竭民力不足沃焦釜頃歲
江淮告困轉漕無策恐不免煩司農之仰屋矣